



暮光之城

电影珍藏版

破晓

[美] 斯蒂芬妮·梅尔 著

张雅琳 龚萍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Top 100 Publishing Houses in China

twilight
暮光之城
电影珍藏版

POXIAO



[美] 斯蒂芬妮·梅尔 著
张雅琳 龚萍 译



接力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桂图登字:20-2007-172

Text copyright © 2008 by Stephenie Meyer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New York, New York, US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9 Jieli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版权由博达著作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破晓 / (美)梅尔著; 张雅琳, 龚萍译. —南宁: 接力出版社, 2012.11

(暮光之城: 电影珍藏版)

书名原文: Breaking Dawn

ISBN 978-7-5448-2550-4

I. ①破… II. ①梅…②张…③龚…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47826 号

责任编辑: 陈邕 周锦 曲少云 李雅宁 美术编辑: 卢强

责任校对: 刘会乔 王静 责任编辑: 陈嘉智 版权联络: 吕越平

媒介主理: 常晓武 石璐 詹悦

社长: 黄俭 总编辑: 白冰

出版发行: 接力出版社 社址: 广西南宁市园湖南路9号 邮编: 530022

电话: 0771-5863339 (发行部) 010-65546561 (发行部)

传真: 0771-5863291 (发行部) 010-65545210 (发行部)

<http://www.jielibj.com> <http://www.jielibook.com>

E-mail: jielipub@public.nn.gx.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制: 北京海淀区四季青印刷厂

开本: 890毫米×1240毫米 1/32 印张: 19 字数: 580千字

版次: 2009年5月第1版 2012年11月第2版 印次: 2012年11月第18次印刷

印数: 750 001—760 000册 定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属合法出版之本书, 环衬均采用接力出版社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 该专用防伪纸迎光透视可看出接力出版社社标及专用字。凡无特制水印防伪专用纸者均属未经授权之版本, 本书出版者将予以追究。

质量服务承诺: 如发现缺页、错页、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 可直接向本社调换。

服务电话: 010-65545440 0771-5863291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忍者 / 经纪人，乔迪·里默尔
感谢你使我免于四处碰壁。

也感谢我最挚爱的乐队，
贴切地命名为缪斯^①，
为这套系列小说提供有价值的灵感。

① 缪斯 (Muse)：实际上是天神宙斯的九个女儿，她们分别是希腊神话中掌管诗词、歌曲、舞蹈、历史等的九位女神的称呼，这些女神最能激发艺术家的创作灵感，一般也作为对诗人的雅称。缪斯乐队是一支英国摇滚乐乐队，创立于1994年。乐风融合了独立摇滚、前卫摇滚、重金属音乐、古典音乐与电子音乐。乐团以主唱马修·贝勒米 (Matthew Bellamy) 对各种阴谋论、外星生物、神学以及末世预言等的怪异兴趣著称。(本书注释如未特别标明，皆为译者注。)

CONTENTS

目 录



第一部 贝拉

序幕	5
订婚	6
长夜	22
大喜的日子	34
姿态	45
埃斯梅岛	64
心烦意乱	82
出其不意	97

第二部 雅各布

序幕	119
何去何从	120
挑衅行为	136
白痴	152
清单	170
领会	185



小丑	201
内疚	219
滴答滴答	233
警报	250
茫然	267
无言以对	282

第三部 贝拉

序幕	297
心如火焚	298
新生	312
初次狩猎	328
承诺	344
回忆	363
惊喜	377
好意	389
闪耀	410
出行计划	420



未来	432
背叛	442
难以抗拒	456
才能	473
访客	483
假证	500
宣言	516
期限	529
杀欲	540
诡计	557
力量	576
永无止境	589
斯蒂芬妮·梅尔问答录	599

第一部



贝 拉

童年并不是从出生到某一个特定的年龄，也不是某一种特定的年纪，
孩子长大成熟，收起孩子气的行为。
童年是没有人死亡的天堂。

——埃德娜·圣·文森特·米雷^①

^① 埃德娜·圣·文森特·米雷 (Edna St. Vincent Millay) (1892—1950)，美国著名抒情诗人、剧作家，是第一位获得普利策诗歌奖的女诗人。

序 幕

我承受过的一切远不止那些几近死亡的经历，这可不是人们能习惯的事情。

死亡再一次降临，奇怪的是，这一次似乎不可避免。好像我真的是灾难的代名词一样，我曾一次次地逃脱了死神的魔掌，但是死神还是一次又一次地回来找我。

然而，这一次和以前截然不同。

你能从你害怕的人身边跑开，你可以同你憎恨的人殊死搏斗。我所有的反应无非是为了适应各种各样的凶手——那些猛兽们，那些敌人们。

当你深爱着准备取你性命的人时，你已没有选择的余地了。当你这么做只能伤害自己所爱的人时，你怎么可能逃脱，怎么可能抗拒？倘若生命是你所能给予自己挚爱的人的一切，你又怎么可能会不放手呢？

倘若他是你真心所爱的那个人呢？



订 婚

没有人盯着你，没有人盯着你，我向我自己保证道，没有人盯着你。

但是，我撒的谎连自己都没法信服，我得确定一下。

当我等着镇上的交通灯变成绿色时，我偷偷地瞥了一眼右侧——韦伯太太坐在自己的小型货车里，整个身子都转向我所在的方向了。她的眼睛严厉地盯着我，我畏缩了，搞不清楚为什么她不把她的视线移开，或者表露出惭愧的神情呢？目不转睛地看别人仍然被认为是粗鲁的行为，不是吗？难道这在我身上已经不适用了吗？

紧接着我想起来，这些车窗的颜色漆黑，她很可能根本不知道坐在里面的不是我，更别说我正好撞见她死死盯着我的眼神。她真正注视的不是我，而是这部车，我试图从这一事实中找到一些安慰。

我的车。可悲。

我瞟向左边，又呻吟起来。两个行人一动不动地站在人行道上，他们在盯着我的车时错过了横穿马路的机会。在他们身后是马歇尔先生，他透过自己的小纪念品商店的厚玻璃窗呆呆地望向同一个方向。至少，他还没让自己的鼻子贴在玻璃上，还没到这个地步。

变成绿灯了，我仓皇而逃时，想也没想一脚踩在踏板上——我启动自己那部古老的雪佛兰货车时通常会这么做。

发动机像正在捕猎的美洲豹一样咆哮起来，汽车向前疾驰得太快，我的身体啪的一声撞在黑色皮质座椅上，胃部都快紧贴着脊椎了。

“哎呀！”我手忙脚乱地踩刹车时惊喊道。这一次我头脑清醒，只是轻轻地碰了一下踏板。不知怎的，车摇晃了一下，接着就停了



来，纹丝不动了。

就连看一眼周围的反应，我也无法承受。如果之前还有人怀疑谁在驾驶这部车的话，这下他们的怀疑都烟消云散了。我用鞋尖轻轻地把油门踩下半毫米，汽车猛地又向前冲去了。

我设法来到目的地——加油站。要不是我的车一滴油都没有了，我决不会来到镇上。这些日子以来，即便是没有很多东西，比如我可以没有家乐氏水果馅饼和鞋带，也能对付着生活，以避免出现在公共场合。

仿佛是在赛跑一样，我打开揭背式车盖^①，取下保护罩，扫描信用卡，加油管嘴不一会儿就伸进油箱了。当然了，想要让计量器上的数字加快速度，我压根儿就无能为力。它们滴答滴答慢悠悠地跳动着，仿佛它们这么做就是为了让我的心烦意乱一样。

天还没有放晴——下着毛毛雨，这是华盛顿州福克斯镇上典型的天气——不过，我仍然觉得聚光灯好像刷地瞄准了我，注意力集中在我左手的戒指上。和现在一样，许多次我都感觉到我背后的目光，仿佛这枚戒指像霓虹灯标语一样：看着我，看着我。

如此忸怩不安很愚蠢，这一点我明白。除了我爸妈以外，其他人对我订婚的事情作何评论有什么关系呢？还有我的车，我神秘地被一所常春藤联盟的大学录取了，还有那张闪闪发光的黑色信用卡，它现在正藏在我裤子的后口袋里让人感到热得发烫呢。

“是啊，谁在乎他们怎么想。”我轻声地咕哝道。

“呃，小姐？”一个男人的声音叫道。

我转过身，接着希望自己没这么做。

两个男人站在一辆花哨的运动型多功能汽车^②旁边，一只崭新的

① 揭背式车盖 (Hatch, 也称为 hatchback), 通常就是两厢车, 车尾上的门可向上掀起。外形小巧玲珑, 一般来说, 价格比较便宜, 开起来也比较经济。在北美, 最常见的是客货两用车。通常, 年轻人开这种车的比较多, 学生也占一定比例。

② 运动型多功能汽车 (Sports Utility Vehicle, 缩写为 SUV): SUV 起源于美国, 在 20 世纪 80 年代, SUV 是为迎合年轻白领阶层的爱好而在皮卡底盘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厢体车, 离地间隙较大, 在一定程度上既有轿车的舒适又有越野车的性能。



爱斯基摩皮船绑在车顶上。他们两个人都没有看我，而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车。

就我个人而言，我没弄明白。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感到很自豪，我能把丰田、福特和雪佛兰的标志区别开来了。这辆车黑亮而精致，保养得很好，但是对我而言，它只不过是一辆车罢了。

“我很抱歉打扰您，但是，您能告诉我您开的是哪款车吗？”高个子的那个人问道。

“呃，是辆梅赛德斯，对吗？”

“是的。”这个男人礼貌地答道。他的那位个子稍矮的朋友听见我的回答转了转眼睛：“我知道。不过我想知道的是……您开的是梅赛德斯·圣战士^①吗？”这个人在说车名的时候满怀敬畏之情。我有种感觉，这个人会和爱德华·卡伦——我的……我的未婚夫（既然婚礼在几天后举行，根本就无法绕开这一事实）——相处融洽的。“这款车在欧洲都还没上市呢，”这个男人继续说道，“更别说这里了。”

当他的双眼打量着我汽车的轮廓时——这辆车在我眼中与其他梅赛德斯系列轿车没什么不同，但是我知道什么——我简短地想了想，我对诸如未婚夫、婚礼、丈夫等词语感到很敏感。

我根本没法在脑海中把它们放在一起想清楚。

另一方面，一想到蓬松的白色礼服和婚礼花束，我就会望而却步。我从小就是在这样的熏陶中长大的，不仅如此，我还没法将像“丈夫”这样一本正经、令人肃然起敬的生涩概念与我对爱德华的概念对应起来。这就像把大天使的形象投射到会计师身上一样，我无法将他想象成任何平凡人。

和平常一样，我一开始想到爱德华就会陷入一种令人目眩的幻境之中。陌生人清了清嗓子，以引起我的注意，他仍然在等待我对这款车的牌子和型号的回答。

“我不知道。”我诚恳地告诉他。

① 梅赛德斯·圣战士 (Mercedes Guardian)，梅赛德斯系列汽车中拥有特殊防导弹保护的一款车型，属于S级别 (S-class)。



“你介意我与这辆车合影吗？”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明白过来：“真的吗？你想和这部车合影？”

“当然啦——如果我没证据的话，没人会相信我的。”

“呃，好吧，很好。”

我迅速地收起加油管嘴，爬进前座躲了起来，而那个汽车爱好者从他的背包中摸出一个硕大的照相机，那相机看起来是专业型的。他和他的朋友轮流在车篷前摆姿势，接着他们走到车尾拍照。

“我想念我的货车。”我自言自语地轻声说道。

非常，非常方便——太方便了——在爱德华和我达成不平等的妥协后没过几个星期，我的货车还会呼哧呼哧地发出最后的喘息声，不过，我们俩的妥协内容之一就是，他获准当我的车报废后另外给我买一辆。爱德华曾发誓说过，这样的事本就在意料之中。我的货车服役期满，自然该退役了。他是这么说的。当然啦，我没办法核实他说的话，或者自己把我的车从死神手中夺回来。我最喜欢的技师……

我冷静地阻止了这个念头，不让自己再想下去。相反，我倾听着车外那两名男子的声音，车壁使音量降低了。

“……在线视频上火焰喷射器冲向它，连油漆都没翘起来一点儿。”

“当然不会了，坦克都能从这个宝贝身上碾过去。这款车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市场，主要是专为中东外交官、军火商以及毒枭设计的。”

“你觉得她是个大人物吗？”个子稍矮的那个人问道，他的声音要温和一些。我低下头，脸颊发烫。

“哈，”高个子说道，“或许吧。难以想象在这里需要防导弹玻璃，四千磅的防弹衣，准是要开往某个更危险的地方去的。”

防弹衣，四千磅的防弹衣。还有防导弹玻璃？好极了。旧式优良的防弹玻璃怎么了？

好吧，至少这有点道理——如果你有种扭曲的幽默感的话。

并不是我没预料到爱德华会趁机利用我们的交易，使事情往对他有利的方向发展，这样他给予我的一切就会大大超过他从我身上可能得到的。我答应过他，若要换车的话，他可以给我换，当然啦，我没



料到这一刻来得这么快。当我被迫承认我的货车一动不动地停在我家的马路边上，沦落为经典雪佛兰车型的静物模型时，我知道他给我换车的想法可能会让我感到难堪。这会使我成为惹人注目和众人谈论的焦点，在这一点上，我是对的，但是，在我想象中甚至最糟糕的情况下，我都没预见到他会给我两部车。

“之前”的车和“之后”的车，当我几乎害怕得疯狂的时候，他这么跟我解释的。

这只是“之前”的车。他告诉我这只是借用的，并且保证在婚礼之后就会还回去的。这一切对我而言根本毫无意义，直到此时此刻。

哈哈。因为我是如此弱不禁风的人类，各种事故如此频繁地发生在我身上，是我自己危险霉运的受害者，显然我需要一部能防坦克的汽车来保护我的安全，多么妙不可言啊！我确信，他和他的兄弟们在我背后就这一点开的玩笑肯定不少。

或许，只是或许，一个小小的声音在我脑海中轻声说道，这可不是玩笑，傻瓜，或许他是真的担心你。他为了保护你，反应有些过度，这可不是第一次。

我叹了口气。

我还没看见“之后”的那部车。它被藏在卡伦家的车库里最幽深的角落里，上面还盖着车罩。我知道，到现在为止，大多数人都已经偷偷地看过了，但是我真的不想知道。

可能那部车上没有防弹衣——因为蜜月之后我就不需要了。实质上的不可摧毁性只是我盼望得到的许多津贴之一。成为卡伦家族的一员最好的地方，不是昂贵的汽车和令人惊讶的信用卡。

“嘿，”高个子男人叫道，他把手拢在嘴边对着玻璃喊道，努力想要窥视里面，“我们好了，非常感谢！”

“不客气。”我回答，接着当我动作轻柔地发动引擎，放慢踏板时，感到一阵紧张。

无论我沿着这条熟悉的归途开回家多少次，我仍然无法使那些被雨水冲刷退色的传单消失在脑后。传单贴在电话亭和路牌上，就好像刚刚在脸上掴了一掌一样。挨这一巴掌是活该，我的注意力很快陷入